

● 历下文丛

# 马多宁复仇记

● 王欣著

● 济南出版社

● JINANCHUBANSHE

● MADUONINGFUCHOUJI

● 王欣儿童文学作品选



历下文丛

LIXIAWENCONG

# 马多宁复仇记

王欣 著

济南出版社

(鲁)新登字14号

**马多宁复仇记**

王欣 著

责任编辑：闫昭典  
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济南市经七路251号)

封面设计：李兆虬

平邑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1992年7月第1版

印张：8.26

1992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70千字

印数1—1500册

ISBN7—80572—630—2/I·88

定价：3.50元

(如有倒页、缺页、白页直接到印刷厂调换)



王欣，祖籍山东诸城，1935年生于济南。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做过教育、群众文化工作和编辑。学生时代即发表出版小说。迄今创作小说、剧本等各种作品百余件。本书是他的第五本儿童小说，选有两部中篇和十三个短篇。

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副组长，山东戏剧家协会理事，山东戏剧家协会儿童戏剧委员会副主任，济南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济南市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委员会委员。

图为王欣和女儿王茜在秦皇岛。

## 目 录

马多宁复仇记·····	( 1 )
金羽毛裙子·····	( 67 )
包导演的悲喜剧·····	( 107 )
梅莉莉和她的帽子·····	( 120 )
小摄影家·····	( 136 )
陈小飞长脑瘤·····	( 150 )
大拖和小拖·····	( 163 )
被吃掉的信任·····	( 179 )
最珍贵的不是红纸包·····	( 191 )
没受表扬的孩子·····	( 206 )
嫉妒虫儿爬·····	( 216 )
紫妮在哪里·····	( 229 )
漂亮书包·····	( 238 )
水洼儿亮晶晶·····	( 250 )
栗栗的积木·····	( 256 )

# 马多宁复仇记

## 1

马多宁在趵突泉南路被汽车撞断右腿，剧痛使他几乎昏迷。整条街道似乎在他眼前起了火。那是疼痛难忍的火！火舌，火球，火龙，火的旋风！他在灼热的火街上挣扎。痛苦使他丢开签名的足球——那球上签有南关小学二百名小球迷的名字，是小球迷们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谁能想得到，他刚刚领到这礼物，就在趵突泉南路惨遭车祸！

接骨，铆钉，缝合，缠绷带，上夹板。手术结束，马多宁还像大英雄似的闭紧嘴巴不吱声，仅仅眼角滚下泪珠。力大无比的男护士把他抱上担架车。胖而慈祥的老医生面带微笑，用白毛巾蘸蘸马多宁面颊上的泪，说：“小伙子，把眼泪留到考不上大学时再流吧。这条腿，我为你拣回来了。”

马多宁张开咬上齿印的嘴唇，眨眨眼，问道：“医生，我还能踢球吗？”

老医生沉吟着没有立即回答。他听说这位高中一年级学生，是历下中学的一号球星，主攻手，右前锋。从初中到高中，马多宁和球队为班级、学校捧回许多奖杯、奖状和锦旗。在这样一位小伤员面前，他该怎样劝说呢？

这位骨科老专家接好的断肢，几乎比楼前那两棵梧桐树的所有树杈还要多。尽管他技术高超，现在也不敢答应马多宁的过分要求。这样一条伤腿，骨头碎成几片，能走路就不错了，还踢什么足球？困惑和惊讶使老医生的脸变长了，话音拖长了：“中学生的业余爱好很多，你可以选择小活动量的。下棋，乐器，做航模，打台球……”

马多宁嘴唇上的齿痕变紫了，又变白了。他狠狠捶打着担架车，尖声吼叫：“不！我要踢球！我要踢球！我要踢球！……”好几年好几年了，足球给马多宁带来荣誉，证明他的存在，他的价值。因为他踢球出色，才能在班级、学校、家庭、街道、体委、体校、少年宫到处惹人注意。足球是他的第一爱好，第一生命。他从未想过，如果离开足球，自己会是什么样子。现在更无法想象，也不敢想象，真的无法踢球了，他能不能活下去？

老医生那多皱的嘴唇颤动两下，还是没有讲出话音。每次接起伤肢，善良的老医生都站在伤者这边，大声谴责肇祸司机，大声批评城建部门不拓宽街道，大声怨恨风雪雨雾、寒冷炎热增加交通事故。接着用明朗的语言说明手术的良好，伤肢恢复功能的希望。用这种有效的心理疗法，稳定伤者的情绪。但是现在，他被马多宁这凄厉的喊声刺得耳朵发痛，心颤欲碎，知道用常规心理疗法无法安慰这暴躁的年轻人。唯有良药就是时间。随着时光流逝，任何伤者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高矮胖瘦，都不得不面对伤肢的现实，承认灾难已经降临。

“该死的司机！该死的司机！还我的腿！赔我的腿！我要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”

老医生摇摇手，叹息道：“小伙子。断的腿，我为你接

好了心。灵上的创伤，让时间来为你医治吧。但愿你能够变得理智。因为只有理智能够使人坚强。”

可惜马多宁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像只红了眼睛的小豹子，又发出一阵凄厉的呼喊。

老医生慌忙离开了手术室。凄厉的呼喊在长长的走廊里引起令人恐惧的回声，仿佛马多宁在用这种声音为老医生送行。

## 2

爬墙虎那星状嫩叶随风摇曳，时时伸进特别护理病室窗口，就像魔鬼的一只只利爪。粉刷得白一块灰一块的天花板仿佛在浮动，在升高。乳白色的大吊灯似乎随时可能坠落爆炸。病床也像在慢慢挪动床腿，慢慢倾斜起来。极度的痛苦使马多宁觉得什么都改变了形态，变得不可思议。

已是暮春时节，假如没有这场灾难，马多宁正代表历下中学参加全市高中足球锦标赛。他这位右前锋，将施展出浑身解数组织进攻。听吧，赛场上会时时响起这样的阵阵喊声：“红马，铲球！”“红马，射门！”“红马，头球！”因为他脸蛋特别红，同学们都叫他“红马”。在这次全市大赛中，马多宁本是最有希望的足球新星。体委某位辅导教师曾经预言：“‘红马’将是这次足球盛会中的‘马拉多纳’！”这话被传出去，外校球队都对他马多宁怵一头，本校同学开玩笑地叫他“马拉多宁”。开始他不高兴听，跟叫的人瞪眼。后来他的铁杆好朋友左前锋黑西门劝他，说叫“红马”或者“马



拉多宁”，都是一种拥护。他这才不生气了，听得顺耳了，有时还哼几句世界足球名曲：“……伟大的球星是马拉多纳……”唱着唱着，“马拉多纳”变成“马拉多宁”，又变成“马多宁”。他就觉得自己跟世界球星马拉多纳差不多，也很了不起，脚上往外冒劲儿，方铲形下巴也挂上自豪的微笑。

就在他抱着有小学生签名的足球，又一次进行“马拉多纳——马拉多宁——马多宁”歌词演变时，一场车祸发生。司机为了避免与来车对撞，急转车头，冲到人行道上，撞倒了马多宁和一位机床厂退休工人。

对体育王国的幻想在凄厉的急刹车声中怦然破灭。一位未来的“马拉多纳”的体育生命被扼杀。那万恶的汽车司机就是凶手！马多宁咬牙切齿，恨不得亲手敲碎那家伙的脑袋！

据爸爸妈妈和球队铁哥儿们黑西门他们收集的情报认定，那司机是酒后开车，罪加一等。具体地说，关于司机酒后开车的情报，马多宁的爸爸妈妈是听黑西门他们讲的。足球队的铁哥儿们，比马多宁更恨肇祸司机。黑西门和几位有侦察头脑的同学，从趵突泉南路一位遛鸟的老爷爷那里侦察到这情报：那老爷爷嗅出司机身上有酒味，驾驶室里酒气刺鼻。

这情报使马多宁陷入狂怒，一阵大喊大叫：“该死的坏蛋！酒后开车害人！我要告他！让法院惩罚凶手！”

“酒后开车，罪加一等。我们起诉。”在纱厂工作的爸爸，和在图书馆上班的妈妈，虽然性情和善老实，现在全都愤怒了。他们立即写了起诉书。

马多宁委托黑西门他们又修改了一遍，然后将起诉书送交法院。

这黑西门不姓黑，姓西门，名叫历生，意思是在济南历下区出生的。因为脸黑，同学们才赠以美称“黑西门”。他左手拿筷子，左脚踢球，天生的左前锋，是马多宁进球的老搭档。他们俩一左一右，哼哈二将，杀败无数后卫球员，使历下中学足球队名扬全市。

黑西门还是马多宁的同桌。俩人好成一个蛋，比亲兄弟还亲。黑西门得知马多宁断了腿，哇哇大哭一场，跑进医院对马多宁发誓，要惩办凶手报仇雪恨。他和几个球员立即行动，侦察到关于酒味的情报。躺在特护病床上的马多宁，对黑西门有说不出的感激。黑西门跑来跑去搞侦察，对马多宁比自己还关心，自愿做起诉书上的证据旁证人。

由于想到能够起诉，能够复仇，马多宁觉得伤腿不再那么剧痛，病床上的时光也不再枯燥得无法忍受。他时刻巴望着起诉的胜利。

宣判的那天，马多宁在床上几乎躺不住了，不时询问护士有没有黑西门打来的电话。他们曾经约定，只要那该死的司机被送进监狱，黑西门立即在法庭门外的公用电话亭往医院挂电话，向马多宁报告胜利消息。

不管马多宁等得多么心焦，黑西门的电话没有来。临近中午，黑西门和马多宁的爸妈一同来到医院。马多宁急忙问：

“怎么样？我们胜利了吗？”

爸爸妈妈沉默着。

疚歉的神情涂满黑西门的脸。他摇摇小平头说：“那该

死的司机，请了位巧嘴律师……”

爸爸妈妈这时才互相补充着讲了情况。那位司机请来位扁胖脸律师，嘴很巧，振振有词地证明司机当时口内溃疡，不能喝酒，并且出示了医生诊断证明。关于酒味的来源，律师出示发票，证明司机替别人买了两瓶真正的孔府家酒，急刹车碰破一瓶，所以司机身上和驾驶室内有酒气。更重要的证据，是律师拿出司机所在公司的十余人签名的信，说明司机不会喝酒。最后，法庭宣布维持交通民警对这次车祸的处理，司机没有被罪加一等。

“气死我啦！我一定要报仇！”马多宁又大喊大叫了一阵子，要撕那律师的能言巧嘴，拔那律师的诡辩簧舌。可惜的是他只能躺在床上……

一连几天，马多宁只要伤腿阵痛，就咒骂司机。种种复仇宣言、复仇方案，不停地从他口里喷吐出来。如果它们是有形状的，整个病室也会被垫高三尺了。

女护士们只要听见马多宁咒骂司机，叫嚷复仇，就找借口离开特护室。她们都害怕听马多宁那些可怕的刺耳语言。

### 3

一星期后，老医生率领医护人员巡查病床时，仔细检查了马多宁的伤腿。然后，他郑重地对值班医生和护士长说：“马多宁的腿，手术后情况良好，无异常变化。可以离开特护室，转入双人病房。”

在特护室轮流值班的那几个护士，互相交换个眼色，都

轻松地吐了口气。但是在双人病房值班的护士们却皱起了眉头，她们都害怕脾气暴躁的马多宁。

“小伙子，不要着急。你的腿会好的。”老医生拍拍马多宁的肩头，宽慰地说。

“请讲实话，我还能踢球吗？”马多宁问。

“能否踢球，要看你下床走路以后，自我感觉如何，才能断定。”老医生仍然避免正面回答。

这时，一个奇特的念头从马多宁那发热的脑壳里跳出来：“莫非这老医生被那司机收买了？故意将我的伤势讲得乐观，帮助那司机开脱罪责，逃避惩罚？”这样一想，马多宁又一次暴烈地大发脾气，直着嗓门喊：

“我不离开特护室！不离开特护室！我的腿不正常，不正常！你不要偏心眼儿，不要偏向害我的凶手！”

“马多宁同学！你要冷静！”老医生气得讲不下去了，走出特护室，对跟在身后的护士长低声嘱咐了几句话。

于是，在马多宁熟睡的时候，男女护士一齐动手，将他连人带床抬进双人病房。马多宁醒后，还以为是做了个梦，在梦里进了别人的病房。他揉揉眼睛，发现邻床上有位长眉老头朝他笑了笑，这才明白自己进了双人病房。他气得要命，更加怀疑老医生是被司机收买了的。

长眉老头就是与马多宁同时被撞的机床厂退休工人。这老工人比较幸运，左小腿被撞，腓骨断了，胫骨裂缝。只是上了夹板，采用中医保守疗法治疗。他六十多岁，身板很壮，脑门油亮，头发稀稀拉拉，花白眉毛又浓又长。在他那张关公枣红脸上，这双长眉特别惹人注意。这老头跟马多宁的脾气恰恰相反，住在病房里一声不吭，一连几天对医生护士只

是打手势或者点头示意。

“这位老难友原来不会讲话。”马多宁很同情地想，更增加了对那司机的仇恨。“哼，该死的凶手！连哑巴老人都不放过。应该请这哑巴老人发动残疾人协会告那司机。”他很想对这位老难友表示自己的用意，可又为自己不会哑人手语而苦恼。他朝邻床用手乱比划几下，见人家不理他，就不再比划了。

有一天，马多宁的腿又感到阵痛，于是，他又用没有标点符号的济南土话咒骂那位肇事司机。在他骂得口干舌燥，咽口唾沫换气的时候，长眉老头忽然说：“喂，小哥儿们，歇歇你那嘴呗。你骂的不嫌累，我听的还累哪。光生气，你那腿好的慢。”

哦，原来不是个老哑巴，是个长眉老糊涂！同是受害者，不帮着骂害人司机，反倒不许骂？什么立场？什么气节？什么脸面？还活着干什么？一头碰死算啦。

看样子，这老糊涂并不打算一头碰死，而且主张：“光生气，腿好得慢。”真是谬论、怪论、荒唐论！你倒是不骂人不生气，为什么还在这医院躺了二十多天？

马多宁气得扭头对着窗口，不往长眉老头那边看。

“小哥儿们，我讲的对不对呢？”长眉老头唠叨着。看样子想跟马多宁套近乎。大概寂寞了吧？

被叫做“小哥儿们”，马多宁觉得很不好看。太小看人哩。历下中学是省重点高中，本人是堂堂正正的高一学生，校足球队的头号球星！不是到街口上随便寻摸到的那种“小哥儿们”。

“喂，老哥儿们，你那腿不痛吗？”马多宁故意这样称

呼表示回敬。

“痛——”白眉老头把字音拖得很长，好象在念什么一字诗。

“你骂骂那该死的司机，腿痛就觉着轻。”

“这办法对我不管用。”白眉老头叹了口气。

马多宁气得扭回头，没兴趣再跟这老难友对话。哼，真愚昧，纯粹的老愚木头一根！

#### 4

每隔两天，老医生就领着一些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的实习生和医护人员，来到这间双人病房，一边例行公事巡查病床，一边指着马多宁和长眉老头的腿，对那些人讲上一通。马多宁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。有一天，他忍不住了，向着老医生大嚷大叫：“我抗议你们！我不是活标本，我反对你们看我的腿！”

遭到这种突然抗议，老医生十分愕然，眼镜一下子滑到鼻梁上。他扶正眼镜，很严肃地说：“小伙子，这样做是为了医学，为了将来那些可能受伤的人。”

马多宁嚷道：“我不管将来，只管现在不当活标本！”

老医生耸耸肩头，叹息着。这是极伤心的叹息。在这刹那间，他好像显得很衰弱，苍老了许多。

“老先生，别难过。我这条老腿不怕看。你就用它讲课吧。讲多久都行。”谁也想不到，长眉老头会突然这样讲。

马多宁恨死了长眉老头。

老医生却被长眉老头的慷慨献腿所鼓舞，显得很兴奋，脸上有了血气。他咳了两声，清清嗓音，运用长眉老头的伤例，讲解了一通保守接骨疗法。

后来，查房人员出病房时，老医生站在马多宁的床前，低声安抚地说：“小伙子，为什么要发火呢？暴躁会引起连锁反应，如果不善于自我控制，反复发作，会影响你的健康和性格。你应当向这位老病友学习。”他指着长眉老头。但是马多宁气得哼了声，故意扭转脸，不看老医生和长眉老头。老医生叹息一声，出门走了。

中午，妈妈来看望马多宁，跟长眉老头打招呼，说话，还托他照料马多宁。马多宁气得不得了，悄悄写张字条塞给妈妈。妈妈一看，字条上写着：“不要让他照料我。我烦他！”真让妈妈哭笑不得。她只好把字条悄悄放进衣兜，不敢再跟长眉老头说话，害怕儿子发脾气。

下午，黑西门和两个球队同学来看望马多宁，正巧看见长眉老头被担架车推进X光室，检查骨缝愈合状况。室内没有别的医护人员。

黑西门问马多宁：“喂，这位老病友怎么样？还处得来吗？”

“一个老糊涂。一根老愚木头。”马多宁接着——讲述了长眉老头的“罪状”。

黑西门很同情地耸耸肩头，说：“红马，你真不幸，跟这种老愚蛋同病房，说句话都对不上碴口。我们跟这种人有‘代沟’，合不来的。没办法，忍着点儿吧。”

一个同学说：“我们想告诉你个新情况。”另外一个同学接着说：“我们怀疑这司机是被外校球队收买的凶手，是故

意撞伤你的。”

马多宁大吃一惊，用拳敲了下茶几，向黑西门问：“老黑，有这种事？真可怕，我们要揭穿这个阴谋！”

黑西门说：“我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。因为那司机的女儿在泉西中学上学。泉西中学队是我们校队的重要对手。撞伤了 you，他们队就有可能打败我们，或者踢平。”

“好老黑，分析得对头！”马多宁很激动地又拍一下茶几，“我是泉西队的眼中钉，所以他们买通司机将我拔掉。现在咱们要做到踢球告状两不误。在球场上拿出勇气，拿出本事，踢败泉西队，然后再去告状。”

黑西门捏个响指，很兴奋地说：“英雄所见略同。我们也这样想过。所以来跟你商量一下。”

他们很兴奋地策划了一番，从球场上的比赛战术到怎样写告状书，七嘴八舌，讲得头头是道，越讲越激动。等到长眉老头被送回病房，黑西门他们才告辞离开。

隔了几天，黑西门他们以同仇敌忾的气魄，三比一大胜泉西中学队。然后，他们又向法庭递交控告书，控告泉西中学队收买司机害人。可惜的是法庭认为证据不足，不予立案。但是黑西门他们这份铁哥儿们情义，马多宁是永远感激不忘的。

## 5

半个月后，一天下午，马多宁坐在床上望着窗外。窗口朝南，抬头可以望见千佛山。这山半腰有庙，山顶有亭，青青



翠翠地横在城南，象道鲜亮的绿屏风，是济南府的一大名胜。正是暮春时节，游山的人多起来。马多宁视力极好，看得见游山的人沿山路上上下下。那些上了山的人，在山脊上走来走去，仿佛故意让马多宁看了生气。马多宁很难过地想：现在他不但不能上山，更重要的是不能踢球了。足球对于他，就像水对鱼那么重要。这种誓要为之奋斗终生的爱好被剥夺了，难道还不应当向剥夺者复仇？

没有风，窗口的爬墙虎叶子动也不动地戟立着。马多宁的忧郁目光沉重地扫过那些叶尖，落在病房区院门口。

两棵龙爪槐墨绿如盖，一左一右拱卫着病房区院门。人们从院门出出进进，提水携物的护士，脚步匆忙若有所思的医生，面带笑容即将出院的患者，提着大包小包礼品来的是探视者，和要求住院者的亲属。

孤独感像寒流般的袭来，马多宁打了个冷颤。他极其渴望黑西门他们能够出现在院门口，但又怕听他们带来的种种信息。谁小考考了高分，谁考砸了，都让他羡慕和嫉妒。能够回校即使考砸了，他也认为那是莫大的享受。但是他更关心球赛，球场上的胜败使他焦虑不安。历下中学足球队损失了他这位急先锋，不再是所向无敌，黑西门射门总是打漂儿，总是偏一点。前五场两胜两平一负。如果后三场全胜，还可以唱夺亚军的戏。再输一场或平一场，就没戏可唱，在三、四名里逛荡了。

龙爪槐旁没有黑西门他们的身影。唉，或许他们正在同某个强队拼命苦战吧？

蓦地，院门口现出个褐衣身影：络腮胡子，背拱腰，高个子，罗圈腿。是那个司机！